

西加里曼丹的马来话

侨居在印尼时就
知道，西加的居民是
马来由族(MALAYU，
现在翻译只称马来
族)达雅族(DAYAK)
以及唐人(早年当地
华人的自称，即华
侨；现在已加入印尼
籍，统称之为华族)
是为西加的三大原住
民。此外，还有马都
拉、爪哇，巽他，安
汶、峇达等外岛来的
移民及公务员。

马来族在印尼分
佈很广：除加里曼丹
全岛(包括东北部、
和沙劳越州的东马来
西亚及汶莱)外，苏
门答腊岛、邦加、勿
里洞和廖内群岛；
马来半岛，也都是
马来族的家园。而
且，他们使用的语
言是印尼语文的基
础，犹如中国的北
京话是普通话的基
础。

我在邦夏小学三
年级(1948年)就开
始有印尼文课。当
时还是荷兰殖民政
府，



称之为“巫文”，印
尼人称巫人。1949
年荷兰移交政权后
才改如今的称呼。
老师告诉我们，印
尼文和马来话读音
有区别：印尼文中
的a(A)在马来话
中读成e(E)音但
并不是都改，这问
题我们认知不够，
无法讲清楚，哪些
要改？哪些不用改
，只能靠死记硬背。
例如：apa，马来
话是ape。这个ape
的第一个a就没改

音。在华侨农场有
许多讲普通话带有
浓重印尼话口音的
邦加岛归侨，他们
讲到 apa 时，也讲
成ape，所以戏称
他们为ape归侨。
马来西亚人讲马
六甲MALAKA，读
MALEKE；檳榔屿
，即檳城PENANG
，读PENENG。这
就是印尼话和马来
话的区别之一。

还记得有几个常
用字，读音也很

特别。例如，我到
椰山外婆家，沿途
的印尼人会关切地
问：kemane? 而印
尼文则是kemana。

印尼文“不要”
tidak mau，西加
马来话是ngdak mau
，这里的ng，陈汉
平老师说，虽然没
有一个韵母，读成
客话的“五”就
对了。1950年，
学校请了印尼人
来教印尼文。他不
懂中文，课文讲什
么？我们不懂，只
会跟着念，看书
中的图画猜其意。
小时候，老本地
华人长者教导说：
“番人相好喊‘佳
湾’kawan，相打
喊‘拉湾’lawan”。
靠这样教，一年
能学到几个字？
那时，没有认识
到学习印尼文的
必要性。官场使
用印尼文，要办
事有专门的机构
和人可当翻译；
市场上绝大多数
是华人经营运作
，通用客家话，
与印尼人的交
往很少，没有正
常的语言环境，
就很难学到另
一种语言。

当年，在椰山
开“峇浪”(零售
店)的华人，不
会讲一句印尼
话，照样做印
尼人的生意。
这一点华人常
沾沾自喜，因
而更忽略学印
尼文。

另一方面，当
地华人没有虚
心学习印尼
话，而是以客
家话创造出、
连常交往的
印尼人也认
可的“邦夏
印尼话”。很
典型的两个
例子如下：
吃了晚饭，
闲来无事
骑了脚踏车
逛街，戏称
“吃风”，
造出邦夏
印尼话：Makan
angin。

又如糖尿病：
kentjing manis
，连医生也这
么讲！老同学
说，他真讲印
尼文糖尿病，
许多人听不
懂，说的也是！
这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回
印尼探亲见
闻的事，类
似创造的字
还有呢！作
笑料说吧！
可贵的是，
参观华人办
的三语学校
，听到友族
小学生用中
文朗读课文
；我和华裔
小学生用简
易的印尼话
对话，他以
流利的印尼
话答复，令
我十分高兴
。看到二、
三代已不懂
中文，心中
感到悲哀。但
见他们的印
尼文程度和
我们当年真
是无可相比
，感慨良多。

最关键的是：
观念随环境
改变而改变。
以前宣扬“
落叶归根”，
现代更鼓励
“落地生根”。

经历过许多
的我辈，认同
这选择吧？

贝仲敏 2021.5.11

华人的马来媳妇和混血孙子



达雅族护工